

苔丝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英国] 托马斯·哈代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苔 丝



[英国]托马斯·哈代 著

杨 柏 译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苔丝/(英)哈代(Hardy, T.)著;杨伯译.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7

ISBN 7-80504-989-0

I. 苔... II. ①哈...②杨...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0240 号

苔 丝

著/(英)哈 代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唐山丰电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34944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504-989-0

定价:14.80 元

编者的话

读者朋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中外名著的初衷是为了使读者能用低廉的价格阅读名著,我们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所有名著足本无删节。同时采用紧凑的版式,压缩不必要的装饰和白空。减少用纸量,提高书的性价比。

内文用纸为了读者长时间阅读不至于手眼疲劳,我们特选用了具有健目功能的轻型高级环保纸。



前 言

一

苔丝，一个失贞的女人。

苔丝，一个纯洁的女人。

苔丝的家族有个高贵的姓氏：杜伯维尔。几百年前。它曾经显赫一时。杜伯维尔家的骑士与贵妇是这个地区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或许是犯了不可宽恕的罪过，上帝降怒于这个家族，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消失了，只留下金斯贝尔那一片阴冷的墓地。没人知道这个家族还有后裔。一天，博学的牧师告诉苔丝的父亲：那个辉煌的姓氏属于他，换句话说，这个窝囊的小贩体内流淌着高贵的血，证据就是墓地里那些拉丁铭文。从这一刻起，一切都不同了。

突然有一对远道而来的母子宣称自己也姓杜伯维尔。他们很有钱，住进了祖先的庄园。于是人们开始相信这个古老的家族将要复兴了。

苔丝的父母派她去认亲。纯真的乡下人幻想着靠了这门亲戚改变命运。在庄园，苔丝被她所谓的堂兄——阿历克——诱奸，就这样，她成了不洁的象征。

苔丝孤独地产下一个男婴。

她孤独地为孩子洗礼。

她孤独地看着孩子死去。

然后，她孤独地将孩子埋葬。

一场恶梦结束了，苔丝似乎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她到奶牛场去做挤



奶工，并且爱上了在那里学习的安琪儿·克莱尔，爱得有些不可收拾。安琪儿求婚，苔丝答应了。

新婚之夜，苔丝把自己失贞的过去和盘托出，她请求丈夫的原谅。但安琪儿做不到，他扔下苔丝，一个人离开。

苔丝再次陷入孤独。她在孤独中紧守着最后的一丝希望：也许什么时候，安琪儿，那个最亲爱的人，会回心转意，召唤自己回到他的身边。是这个希望使她挣扎在生命的边缘。她不可以回家，那样只会给家庭带来耻辱。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四处流浪。然而，躲得开人群，却躲不开厄运。母亲病危，父亲猝死，老屋被人收回，一家人流离失所，所有重担都落在她的身上。那个脆弱的希望再也无法支撑。

阿历克又出现了。他告诉苔丝，安琪儿永远不会回来了。为母亲，为弟妹，苔丝必须屈从于他，因为在肉体上，他才是她的丈夫。

可是偏偏，安琪儿回来了，回来寻找苔丝，这个爱他，甚至可以为他死的女人。

苔丝杀掉了阿历克，然后追赶安琪儿。他们像一对真的情人那样一起度过了六天。当警察将他们包围时，苔丝正沉浸在甜甜的梦里。她醒来了，对自己的爱人说：“我太快乐了，因为可以在你的爱意消逝之前死去。”然后抖抖身子对警察说：“可以走了。”这是她一生中最平静的时刻。

苔丝的生命结束了。上帝似乎刻意要她为自己的家族赎清罪孽。

二

像它的主人公一样，这本小说也是命途多舛。一开始，哈代便遭到许多出版商的拒绝。原因是书中有骗奸和私生子的情节。发表后，小说更是毁誉参半。正派的读者们愤怒了，他们无论如何无法承认这个既不贞洁，又杀了人的女人是纯洁的。

但哈代依然这样坚持。他在读完全书校样之后，为小说补上了一个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在稍后的初版说明中他又写道：“我只需



补充一点：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完全真诚的，是企图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一连串的真实事件。这本书说的是现在大家都感觉到而且想说的话；对于反对本书的意见和情绪，我只好请求那些太高雅的读者记住圣徒杰罗姆的一句名言：若是真理对谁有了冒犯，就让它冒犯好了，真理是不能掩盖起来的。”

“大家都感觉到而且想说的”，会是什么？当然不止是对一名可怜少女的同情。哈代在书中表达了即将从维多利亚时代走出的现代人的苦闷、困惑，他在这本书里寄寓了人生的大悲慨。全书的三个主要人物：苔丝、阿历克、安琪儿分别表达着哈代对人生不同层面的思考。

阿历克，他是苔丝苦难的缔造者，也是全书情节的推动者，本是暴发户的儿子，为了博取社会的认可，费尽心机为自己寻到了一个光荣的姓氏。他淫荡、暴虐，后来又摇身一变成为狂热的教徒，其实只是用宗教的激情为自己的自私和占有欲添些个光环而已。正是他肆意拨弄着苔丝的命运。从这个角度说，苔丝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安琪儿，他是苔丝的爱人，是苔丝的希望，可也是他，又将苔丝向着苦难深处推进了一步。在苔丝眼里，他是一个完美的男人，有教养，又不乏野性。他思想开明，鄙视高贵的种族，反而对苔丝这个“土地的女儿”情有独钟。他善于思考，还因此被虔诚的老父剥夺了进入大学修习神学的机会。但他从不缺少宗教情怀。他富于激情，拥有爱的勇气和力量。在他看来，与两个从事神职却无比冷漠的哥哥相比，自己倒与父亲的精神更亲近些。但也正是这个青年，在新婚之夜，失去了爱的勇气，更找不到宽恕的力量。他远走他方，留下妻子去面对那无边的苦难。从这个意义上讲，苔丝的悲剧又是信仰的悲剧。

苔丝，这个“土地的女儿”，这个带些异教色彩的姑娘本可以平凡快活地终此一生。然而偏偏是她，被命运垂青，众神与她开起了玩笑。或许，上帝造她就是为给祖先赎罪，但为什么偏偏是她，为什么要毁掉如此纯洁的生命？难道这就是上帝的公平？在这里，小说的悲剧意味达到了顶峰，在哈代笔下，命运是如此狰狞，如此荒谬。



三

那时，苔丝还是纯真的少女，但忧愁已经早早地降临到她的身上。有一回，她和弟弟谈起了星星。

你不是说每个星星都是一个世界么，苔丝？

是的。

跟我们的世界一样么？

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是的。它们有时像我们家苹果树上的果子，大多数都好，却也有几个是坏的。

我们住的这个星星怎么样，好的，还是坏的？

坏的。

真糟糕，天上那么多星星，我们偏偏住在一颗坏星星上么？

是的。

真是那样吗，苔丝？如果我们碰上的是个好星星又怎样呢？

那爹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咳嗽连天，做事也不会这样没力气，更不会醉得连车都不会赶了。还有，妈妈也不会总是洗来洗去，洗个没完了。

对呀，苔丝，你也会生下来就当个有钱的太太，用不着为了钱去嫁人了。

啊，亚伯，不要，不要再说了。

是呀，对于苔丝，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们与她一样，碰巧生在这个被损毁的星球。

译 者

2003年2月1日

苔 丝

一个纯洁的女人

“令人心疼的受了伤害的名字！我的胸膛
将变作你的眠床，让你安睡！”

——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
第一幕第二场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阶段 处女	(1)
第二阶段 失贞之后	(70)
第三阶段 新生	(95)
第四阶段 后果	(146)
第五阶段 惩罚	(224)
第六阶段 回头浪子	(304)
第七阶段 大团圆	(369)



第一阶段 处 女

1

五月下旬，某个黄昏。一个中年男子正走在从沙斯顿到马洛特村回家的路上。他的村庄就在附近的布莱克摩尔谷，也叫黑原谷。这个中年男子大概是醉了。走路的时候两腿打着颤，身子向左歪着，真是难看。有时还点点头，似乎要赞同什么，其实那只是机械的动作而已。他已经醉了。他的胳膊上挎着一个篮子，空的。他头上还戴着一个绒帽，旧的，早就磨得没了原色。但是这个人还蛮有兴趣地走着，就在这个时候他碰到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大约四十开外，骑着一匹灰色的母马，并不经意地唱着一首小曲。

“晚安。”挎篮子的说话了。

“哦。晚安，约翰爵士。”牧师说。

步行的人没在意继续走着，却突然停了下来，并转过身说话了。

“啊，先生，打扰一下。记得上次我赶集的时候也在这儿碰到了你，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我对你说‘晚安’，你也说了这么一句‘晚安，约翰爵士’。”

“是的，是有这么一回事情。”牧师说。

“可是，可是大约一个月前你也曾经这么称呼过我。”

“可能是的。”

“那，你为什么叫我‘约翰爵士’呢？事实上我可是一个普通的百姓，一个卖鸡卖鸭的小商贩而已。我只是杰克·杜伯菲尔德呀！”



牧师向他靠近了那么一两步的距离。

“那只是我一时的兴趣而已，”牧师又犹豫了那么一小会，“这是因为我不久有了一个新发现。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鹿脚巷的古物专家特令安牧师。我打算重修郡志，于是追查了许多家族的家谱。哦。难道你不知道你就是那古老的杜伯维尔骑士家族的嫡系子孙吗？那位鼎鼎大名的跟随征服者威廉一起从诺曼底来的佩甘·杜伯维尔的后裔。他可是都上了史书的呀，《巴托修道院文卷》上就有记载的。”

“先生，你说的这些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

“但这可是真话。你可以把你的下巴翘起来让我看看你的侧面。真的不错，这可正是杜伯维尔家族的鼻子和下巴，只是你少了一分威严。你的祖先那可是辅佐埃斯脱维拉在诺曼底征服了格拉摩甘郡的十二个骑士之一。你家支脉的庄园曾经布满了英格兰的这个地带。他们的名字都可以在斯梯凡王时代的《度支总册》里找到。约翰王时代你们家族的一个很富有的支脉曾把一座庄园赠给了救护骑士团。就是在爱德华二世在位时，你的祖先布莱恩也曾经应召到西敏寺参加过大议会的。但是在奥利弗·克伦威尔时期你家却一度中落，不过也不严重，到了查理二世时又因为忠心王室被封为了御橡骑士。不错，你家出过好多骑士。如果骑士称号也可以跟男爵爵位一样相传的话，那么你现在就应该是约翰爵士了。而且在古代，骑士称号的确是父子相传的，我的约翰爵士。”

“天呀，你说的是真的吗？”

“总之，”牧师用枝条狠狠地抽了一下自己的腿，肯定地说：“在英格兰像你们这样的家族已经是很难有第二家的了。”

“真不得了。可是，这是真的吗？但是我却一年四季都在碰钉子，在受委屈，就和全教区的最平常的人家完全没有什么两样的。哦，特令安牧师，可以告诉我，这个消息叫人知道有多久了？”

特令安牧师解释说，这件事情大概没有谁会记得起来了；也就是说应该是没有人知道。他也是在今年的工作中才发现的。不记得那是哪一天了，他看到了杜伯菲尔德车上的名字，恰好当时又在研究杜伯维尔家族的兴衰，便注意了一下。后来一查，才明白其中的来龙去脉。



“不过，我本不打算告诉你这个消息的，因为它一点用处也没有。”他说，“不过，你知道的，人总有冲动的时候，我在理智难以控制的时候终于说给了你。本来我还以为你一定曾听到过什么的。”特令安牧师或许有那么一点的不安。

“哦。我倒是也听说过那么一两回的。说是我家真的在没有搬到这儿来以前曾经很是风光了一阵的，不过我并没有在意这个消息。我想大概也不过就是和现在一样有那么一匹或两匹马。现在，我还有一把银勺子，一颗旧印章，真的很旧了。可是，天呀，一把勺子和一个印章又有什么用处呢！……我怎么能想得到我竟然和高贵的杜伯维尔家族是一脉相连的！倒是，我的曾祖父据说有一个秘密，那就是从不给我们讲他的来历。哦，尊敬的牧师，我想再请教你一下，那就是我们家族现在在哪儿发达呢？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家族又生活在哪儿呢？”

“很遗憾，我的约翰爵士，现在哪儿也不住了。因为已经不存在了——一个本郡的世家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那可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不是吗？”

“不过，如果用家谱上那些用语的话，应当是男系绝灭。总之，那个家族是衰败了，泯灭了。”

“那，可以告诉我，我家祖先的陵墓又在哪儿吗？”

“是在青山下的金斯贝尔，那儿的圆拱下面就躺着你家的祖先，可是一排一排的了。佩贝克大理石雕成的华盖下面还有他们的雕像呢。”

“那么，我家的庄园和土地呢，又在哪儿呢？”

“可怜的人儿，那已经没有了。”

“啊，居然连土地也没有了？”

“是的，没有了。不过原来却是很多的了。你们家族很大，有好几个分支，我们郡原来就有那么几家的。好像是金斯贝尔有一家，舍顿一家，磨房一家，拉尔斯特德有一家，井桥还有一家。”

“那么，你说，我们家族还能兴旺起来吗？”

“这个吗，哦，我不能说清楚。”

“可是，那我应该怎么办呢，特令安牧师？”杜伯菲尔德犹豫了一会



说道。

“那没有办法。你只要在精神上安慰自己好了。可以用《圣经》上的句子来激励自己，‘大英雄何竟死亡’。你家的这个问题现在只有史学家和我才会感兴趣。在本郡还有好几个农户和你一样有着光荣的历史。不过，现在我要走了。晚安！”

“等一下，我很高兴听到这些。为了庆祝，不介意和我喝杯啤酒吧。请在清酿酒店卖的那一种，很不错的。当然，比起罗丽佛家的差那么一点。”

“不了，谢谢。我感觉，杜伯菲尔德，你已经喝得太多了。我怀疑你已经醉了。”特令安牧师结束了他的谈话，走了。当然他会检查一下他说出这个消息是否得体。

牧师走后，杜伯菲尔德立刻沉思起来。他走了几步，然后又在路边的草坡上坐了下来。过了几分钟，远处出现了一个年轻人，走向杜伯菲尔正要去的路。杜伯菲尔向年轻人招呼一下，那个青年便走了过来。

“小子，把这个篮子给我拿起来，然后给我去办点事情。”

那瘦小的小伙子可是皱了一下眉头的：“喂，约翰·杜伯菲尔德，你算个什么，居然要指使我？还叫我小子？你可不要蒙我！”

“你认识我吗？你知道我姓什么？这可是我一个人的秘密。知道吗，是秘密。现在，我的孩子，给我去送个信。当然，我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佛莱德，我是个贵族！这可是我刚知道的。”杜伯菲尔德一边说着一边把身体舒舒服服地放在草坡的菊花丛里。

现在轮到小伙子纳闷了，他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杜伯菲尔德。

“你要知道。约翰·杜伯菲尔德爵士才是我的大名。也就是说，如果骑士的称号可以世袭的话，事实上是可以的。我的家族那可是上过史书的了。你知道有个地方叫金斯贝尔吗，小伙子？”躺着的人骄傲地说着。

“是的，我知道。我还去过那儿赶过集呢。”

“就在那座城市的教堂下躺着——”

“可是那算什么城市呀，那么一丁点的地方。我说，我去的时候根本算不上。”



“地方大小有什么关系呢！我是说在那教堂下躺着我的祖先，足足有好几百人呢！他们都是满身的盔甲，还有珠宝，睡着铅棺材。铅棺材——你知道吗——好几吨一个的。要是比显赫，整个南威塞克斯是没有谁能够比得上的。”

“哦，是吗？”

“当然了。现在，你把我的篮子提起来，去前面的马洛特村的清酿酒店。然后吩咐他们派一部马车来接我回家。记得车上要放一小瓶甜酒，当然是记在我的账上。办完了这些事情，你再把篮子放到我家，告诉我妻子不用洗衣服了。让她就等我回家，说我有好消息告诉她。”

那小伙子怀疑地站着一动不动。就在这时，杜伯菲尔德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先令——一个他的口袋里很不容易出现的几个先令之一。

“这钱是我赏给你的，去吧，娃娃。”

最真实的钱一到手，小伙子马上对形势有了全新的估计。

“是的，约翰爵士，谢谢你。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吗，约翰爵士？”

“哦。告诉我的家人。晚上我们吃——呀，油炸羊肾——我是说如果弄得到的话。如果弄不到，那我们就吃血肠，再不可以，那我们吃小肠也是很不错。”

“是的。约翰爵士。”

小伙子提起篮子正要走的时候，村子里面传过来铜管乐的声音。

“那是什么？”杜伯菲尔德说，“总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这是妇女们在乡社游行呀，约翰爵士，你难道给忘记了吗？您的女儿不也是乡社的吗？”

“哦。当然，我把这个给忘了，要知道我是只想着大事的。你现在就去马洛特村去好了，去给我叫辆马车。也许我要逛那么一两圈，视察乡社游行呢！”

小伙子很快就走掉了。夕阳慢慢地照耀，杜伯菲尔德躺在绿茵丛里静静地等着。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人走过。群山环抱之中有的声音大概也只是那铜管音乐了，远远的，不过还能听到。



2

马洛特村坐落在美丽的布莱克摩尔谷（或叫做黑原谷）东北连绵起伏的丘陵之中。这儿距离伦敦仅只四个小时的路程，但它的大部分地区却是旅游者和画家从未到过的。

为了最好地了解这个山谷，我们应当在环绕它的山上鸟瞰——如果不是夏天的干旱季节。这儿狭窄，弯曲，泥泞的道路，再加上气候恶劣，没有向导，你一个人闯了进来，那你肯定会是持强烈的不满态度。你会诅咒这真是一个鬼地方。

但实际上，这是一片肥沃的田野，草木清脆，泉水丁冬。在它的南面，是一道石灰岩山岭，包括汉伯顿山，巴尔巴洛山，荨麻顶，道斯托依山等众多的山峦和巴布草原。人们是应当喜出望外的：如果他们是从海岸徒步北上，又跋涉了二十多英里的路程，越过了白垩质的草原和麦地，然后突然来到一个悬崖边上，看到的会是一种跟他刚才走过的地区截然不同的景色。这个景色就像地图一样的展现在他们面前。在他们的身后，山峦没有遮蔽，耀眼的太阳强烈地照射着辽阔的田野，这是一种开阔的气势：小路闪着银光，经过人工编制的树篱，大气更是清澈透明得厉害。但，悬崖下面的山谷却另有一番天地，那是按一种小型的，纤秀的格局设计而成的。从高处鸟瞰，田野被分成一片片的围场，小巧玲珑的，树篱成了暗绿色的细线，像蜘蛛网伸展在浅绿色的草地上。山谷里的空气懒洋洋的，永远透着一片浓浓的蔚蓝，而在略远处却幻做浓郁的紫蓝。这儿的耕地不多，面积也很小，所以除了几处外，全是大片大片的绿草和树木，郁郁葱葱，覆盖着整个丘陵山谷。这就是黑原谷的风光。

这个地区不但景色美丽，其历史也颇有味道。这道山谷过去的名字



是白鹿森林。据说这个名字的源自一个亨利三世时代的传说。说的是亨利王在这儿狩猎时猎到了一只美丽白鹿，出于善良，放掉了。但是一个叫做汤玛士·德·拉·林德的又把它给杀了，并因此被处以很大的一笔罚金。当时这个地区还是一片苍郁的大森林，是直到现在才成了这个样子的。但即使是现在，人们还是可以从橡树丛、零落的森林带和许多牧场中的空心的大树中依稀发现当年的风采。

虽然森林消失了，但是当年存在过的风俗却依然活跃着，只是经过了一点掩饰和改变。比如，那天下午的五月节舞会就是以乡社喜庆的形式出现的，在当地就叫做“乡社游行”。

这可是马洛特的年轻人最有兴趣参加的一件事情，即使参加的人并不能完全明白它真正的妙处。其实说这个活动特殊，并不是因为它保留了每年今天举行的舞会游行，而在于参加者都是女性。如果是男性乡社的话，那就并不稀罕了，虽然这个也一样地在消亡。但是，女性特有的羞涩和其家属的不支持已经使现存的几个乡社没有了过去的荣耀与成就。马洛特真的是硕果仅存，还在举行着当地的希瑞丝节。这样的游行已经在这个地区持续了几百年，即便不是互相救济的组织，也是一种姐妹会性质的形式，现在还顽强地保存着。

现在聚合起来的妇女们都穿着白色长袍——这确是旧历时代的习俗了，那时候五月和快乐还是一个意思，人们还没有因为什么习惯而使得感情失去了活力而变得毫无意义。妇女们露面了。她们排成双排绕着教区游行了一圈。太阳照着她们白色的身影，和绿色的篱笆还有爬满了藤蔓的房子一比较，理想和现实就真的出现了抵触。不是吗？整个的队伍虽然都穿着白袍，但却没有两个袍子的颜色是一样的。有的差不多的是纯白，有的却透出点淡蓝，而年龄较大的白袍是无可避免的带着岁月的憔悴，而且那应该是乔治王时代的款式了。

我们还注意到，除了衣服的不同外，每一个妇女或姑娘的右手还拿着一根剥了皮的柳树条，左手捧着一束鲜花。看来，他们都是在柳条和花朵的选择上下了一番工夫的。

我们还注意到，在队伍中竟然还有几个中年妇女，甚至是中年开外